



我从未 见过麻雀

范墩子◎著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新生代作家小说 精选大系

我从未见过麻雀

范墩子◎著

WO CONG WEI
JIANGUO MAQU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从未见过麻雀/范墩子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1
(新生代作家小说精选大系)

ISBN 978-7-5396-6394-4

I. ①我… II. ①范…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1063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策 划: 朱寒冬 张 堃

责任编辑: 姚 衍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从未见过麻雀

WO CONG WEI
JIANGUO MA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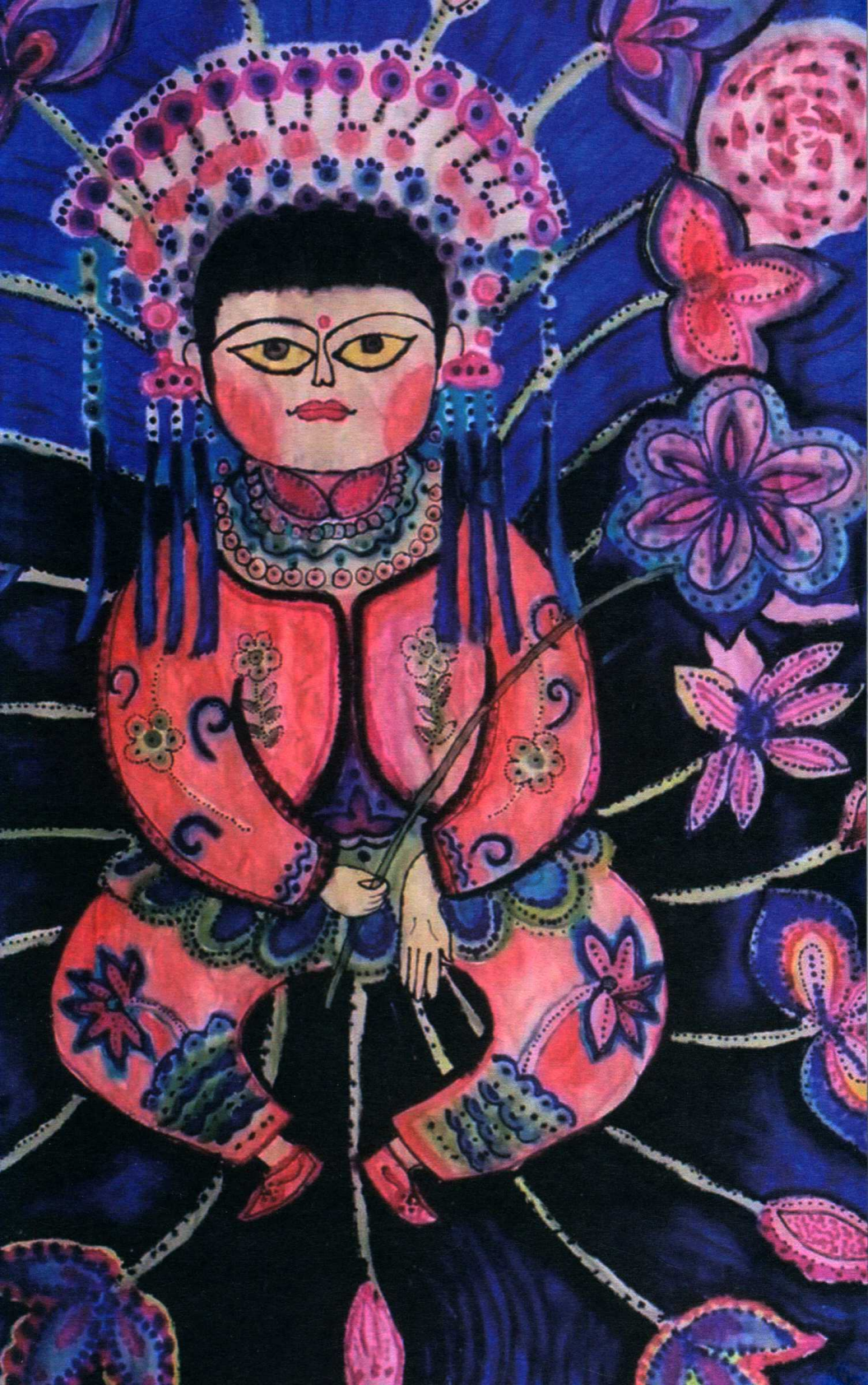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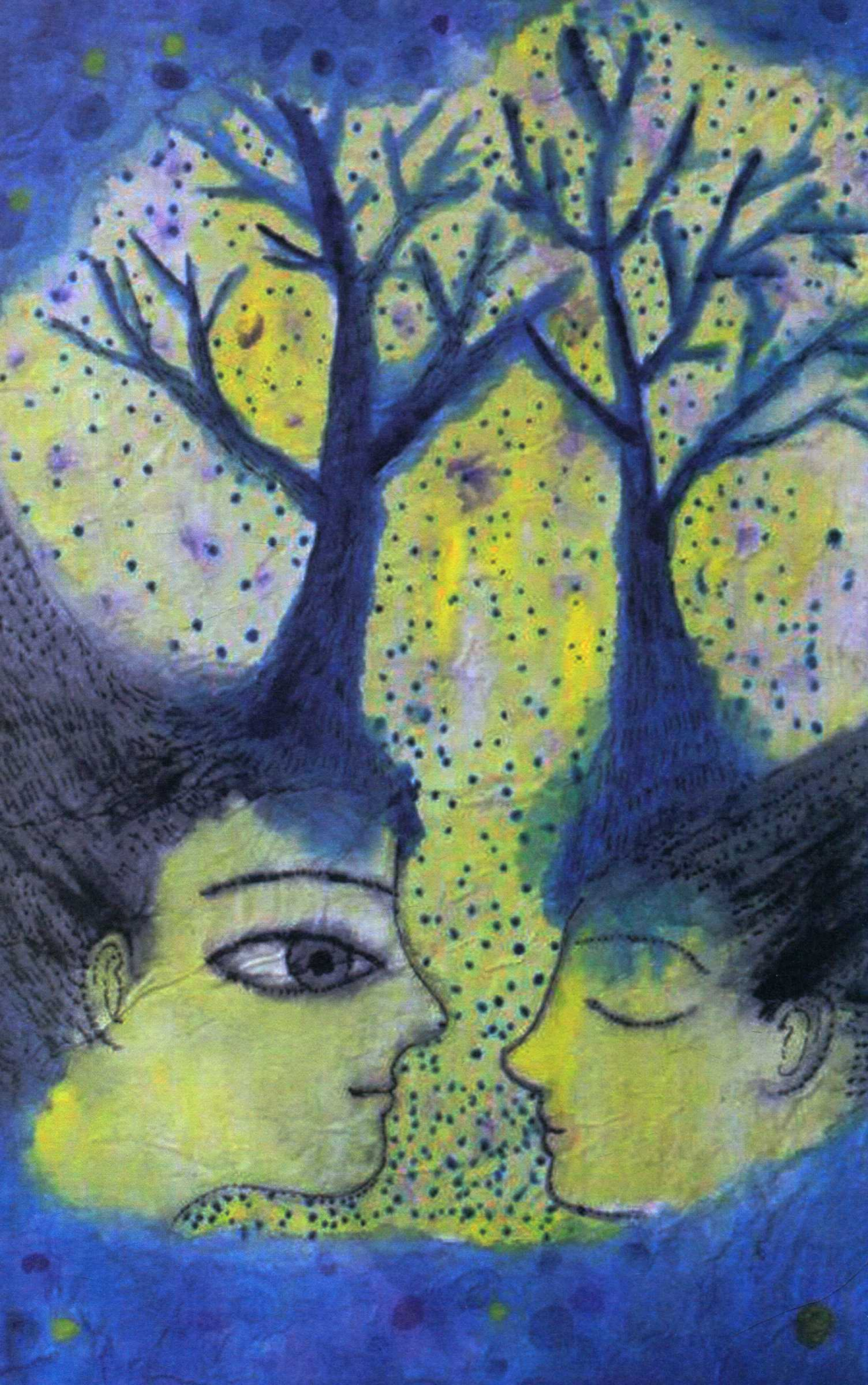


新 生 代

作家小说精选大系













范墩子,中国作协会员,曾在《人民文学》《江南》《作品》《青年作家》等发表小说多篇。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

■ 自序

我一直在思考现实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将我折磨了很久，直到现在，我仍不敢确信我是否已将这个问题想明白。二者有时真就像两条在云间缠绕的绳索，时而清晰可见，时而又模糊缥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在和这个问题做斗争，斗争的结果，便是这本薄薄的名叫《我从未见过麻雀》的小说集。可以说，它完全是在我25岁前对现实作出的理解，我尝试着去用虚构的手段解构那些遗留在记忆中的现实，它们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残忍的。我曾在很多时刻里怀疑过它们的真实面目，怀疑过躲藏在现实背后的那个真实的操控者。看过这本小说集后，你便会知晓我是在写我自己经历的年代，然而实际上我是在写你们，我是在写你们的痛苦、孤独、梦想与欢乐。你们即是我自己，我不过是你们在世间的一面投影。我们往往看到投影的正面，却很少去想象它背面的样子和状态。老天在我还是个孩子

的时候就给了我一双忧郁的眼睛，直到如今，我依然保持着隔窗观雨的习惯。我经常想，我的忧郁肯定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广阔的，是回荡在繁华的镇街上的人声，是人们在呐喊时呼出的气体，也是狐狸躲在沟中跳舞的梦幻。我的忧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所看到的现实。然而，我所看到的那些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吗？它距离真实究竟有多远？当你读完这本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我想你心中或许会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就算没有，它至少会给你打开一个缺口，以便让你走进更为丰富辽阔的世界。

2018.3.14

目 录

自序	■	001
伪夏日	■	001
柳玉与花旦	■	016
绿色玻璃球	■	039
贾春天逸事两则	■	053
父亲飞	■	073
簸箕耳	■	085
我从未见过麻雀	■	097
灯泡	■	114
唐小猛的猪	■	128
昆虫舞	■	147
鬼火	■	164
幻觉	■	180
倒立行走	■	195

■ 伪夏日

哈金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有朝一日，我一定带着你们杀出潼关！”每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的嘴角就会微微上扬，脸上也会浮现出藐视一切的神气，眼睛里闪烁的光芒让我们由衷地生出敬仰之情。他还会再补充一句：“信不信？”我们齐齐整整地点头表示信。哈金走在我们前面，他是我们的首领，更是我们的将军，他走路时，脚下也生了风，虎气逼人。我们跟在他的后面，个个都很努力地模仿他的动作，可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做出的动作，很快就会得到同伴猛烈的嘲笑。哈金忽然止步，又昂起头，脸朝向天边的云朵，拳头紧紧握住，似乎要洞穿天空，而后带上我们这些他忠诚的小下属，一起腾上云、驾起雾，杀出潼关。

杀出潼关谈何容易，我记得哈金从六岁起，就经常念叨“杀出潼关”这四个字了，到现在，他十一岁，我八岁。潼关在哪里，我不知道，哈金也不知道。但哈金至少比我和其他伙伴知道得多，因为我们连潼

关是什么都不清楚，而哈金却知道潼关是个关，易守难攻，杀出潼关，就意味着杀出了陕西。哈金一直在喊这句话，喊了五年，他仍没带我们杀出潼关，实际上我们几乎连菊村都尚未出过几回，更别说什么潼关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哈金的拥戴，他是我们的英雄人物，就算我们目前杀不出潼关，可我们坚信，只要哈金在，我们的理想就在，他迟早会带着我们一起杀出潼关，去更远更辽阔更有吸引力的地方。

哈金其实是山羊的外号，他自己给自己起的。起初我和伙伴们惊讶不已，想不到山羊这个家伙知识竟如此渊博，能起这么一个洋气的名字，着实让我们崇拜。后来山羊曾偷偷对我讲过，哈金这个名字并不是他自己起的，而是在书里看的。我说：“你还能看明白书？”山羊摇摇头说：“看不懂，但我记下了书中的这个名字。”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潼关的？潼关是个啥？”山羊说，哦，错了，是哈金说：“我爷给我讲的，他说要东出陕西，必经潼关，而潼关乃中国第一险关。”哈金又兴奋地对我说，“既然潼关如此艰险，那我就必须带领兄弟们一起杀出去。”我说：“哈金，我们杀出去干啥？”哈金一愣，转身给了我一拳。“我也不知道，保密。”哈金说。

菊村很小，但容许我们活动的场所却很多，有时候我们集体躺在麦地里睡午觉，有时候坐在柿子树上比赛吹牛，但最重要最有趣的一项活动则是哈金发明的杀潼关游戏。是的，哈金当初的宣言，现在已经被他改造为一项游戏，毕竟真实的潼关距离我们太过遥远。杀潼关

游戏的前提是必须有废弃的院子,这个条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早已变为现实,所以当哈金对我们正式宣布这项游戏规则时,我们都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蹦呀跳呀,似乎一场狂热的革命突然降落在我们这个小村子。很快,杀潼关游戏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整个村子,几乎所有的少年,从此项游戏诞生之日起,就如同滚滚的黄河水一样汹涌而入。

我们最喜欢在李文革家的破院里玩这项游戏,对这家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印象,只听父母说过他们在年轻时就进城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过一次。他家院墙的很多地方已经塌了,留下很多豁口,这些豁口就成为我们这项游戏的重要突破口。哈金站在院墙外面,弓着腰,将胳膊悬置空中,然后猛地一甩,喊道:“冲啊,杀出潼关!杀出潼关!”这时,一旁的我们便像在战场上格斗的武士一样朝着李文革家院墙的豁口上跑进去。我的手中拿着木棍,还有的伙伴手里拿着自制的弓箭,我们冲啊,跑啊,很快就占领了李文革家的院子。哈金站在院墙上,高出我们两身,朝着我们大声喊:“干得漂亮!”一声嘹亮的口哨响彻整个菊村。

我们望向墙上站着的哈金,等待他的下一步指示。哈金看了我们很长时间后说:“孩儿们,将这院子里的野草用最快的速度拔光!”哗啦啦,我们很快又分散开来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拔草运动中。院内的野草很密实,墙缝里、屋檐上、朽木上,几乎成了野草的天堂。伙伴们拔